

《中觀今論》
〈印順導師自序〉

釋厚觀（2005.12.21）

壹、何謂「中觀」？

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6：

「中」是正確真實，離顛倒戲論而不落空有的二邊。觀體是智慧，觀用是觀察、體悟。以智慧去觀察一切諸法的真實，不觀有無顛倒的「知諸法實相慧」，名為「中觀」。¹

貳、中觀學值得稱述的精義有四（〈序〉p.3）：

- （壹）大小共貫（〈序〉p.3~p.5）
- （貳）真俗無礙（理事無礙）（〈序〉p.5~p.7）
- （參）悲智圓融（〈序〉p.7~p.8）
- （肆）空有融會（〈序〉p.9）

（壹）、「大小共貫」（〈序〉p.3~p.5）

一、三乘聖者，體悟同一空性，同觀無我無我所而得解脫（〈序〉p.3）

龍樹論以為：有情的生死，以無明為根源，自性見為戲論的根本。²

¹ 萬金川，《中觀思想講錄》p. 28：

不論是 MAdhyamika（中觀學派）或 Madhyamaka（中觀），就其字面來說，並沒有「觀」的意思在內。因為這兩個語詞都是由表示「中」之義的形容詞 madhya，加上 ma（形容詞的最高級）這個詞綴而成。因此，在字面上最直接的翻譯，當是 the most middle（最中的或至中）。……事實上，言「中」，必然涉及「觀」，也就是說：在我們洞察全體之際，「中」方有其成立之可能。

²(1)《大智度論》卷 90（大正 25，697a5~20）：

若無明因緣更求其本，則無窮，即墮邊見，失涅槃道，是故不應求。若更求，則墮戲論，非是佛法。菩薩欲斷無明故，求無明體相，求時即入畢竟空。何以故？佛經說無明相：內法不知，外法不知，內外法不知。菩薩以內空觀內法，內法即空；以外空觀外法，外法即空；以內外空觀內外法，內外法即空。如是一切是無明相；如先品，《德女經》中破無明廣說（《大智度論》卷 6，大正 25，101c-102a；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，大正 14，939c-940a）。

復次，菩薩求無明體，即時是明，所謂諸法實相名為實際。觀諸法如幻如化，眾生顛倒因緣故，起諸煩惱，作惡罪業，輪轉五道，受生死苦。譬如蠶出絲自裹縛，入沸湯火炙；凡夫眾生亦如是，初生時未有諸煩惱，後自生貪欲、瞋恚等諸煩惱，是煩惱因緣故，覆真智慧，轉身受地獄火燒湯煮。

(2)《大智度論》卷 80（大正 25，622a29~b10）：

賢聖以法眼分別諸法，老、病、死，心厭，欲出世間。求老、死因緣由生故，是生由諸煩惱業因緣。何以故？無煩惱人則不生，是故知煩惱為生因。煩惱因緣是無明，無明故，應捨而取，應取而捨。何者應捨？老、病諸苦，因緣煩惱應捨，以少顛倒樂因緣故而取。持戒、禪

解脫生死的三乘聖者，體悟同一的法性空寂，同觀無我無我所而得悟。³

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⁴，三解脫門同緣實相⁵。

這樣的三乘共空，對於從來的大小相諍，可得一合理的論斷。

二、聲聞佛教與大乘佛教之諍論與會通（〈序〉 p.3~ p.5）

聲聞三藏與摩訶衍——大乘，一向被諍論著。

定、智慧，諸善根本，是涅槃樂因緣，是事應取而捨。是中無有知者、見者、作者。何以故？
是法無定相，但從虛誑因緣相續生。行者知是虛誑不實，則不生戲論。

³(1)《中論》卷 4〈觀法品第 18〉(大正 30, 23c20-25)：

若我是五陰	我即為生滅	若我異五陰	則非五陰相
若無有我者	何得有我所	滅我我所故	名得無我智
得無我智者	是則名實觀	得無我智者	是人為希有

(2)印順法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312：

學問不厭廣博，而觀行要扼其關要；所以本品（觀法品）正論觀法，如不見有我，也就沒有我所法，正見一切諸法的本來空寂性了。**從破我下手，顯示諸法的真實，為三乘學者共由的解脫門。**明我空，不但是聲聞；說法空，也不但是菩薩。一切法性空，卻要從我空入手，此是本論（《中論》）如實體見釋尊教意的特色。

⁴(1)《大智度論》卷 22（大正 25, 222b27~c6）：

問曰：摩訶衍中說：諸法不生不滅，一相，所謂無相；此中云何說一切有為作法無常名為法印？二法云何不相違？

答曰：觀無常，即是觀空因緣；如觀色念念無常，即知為空；過去色滅壞，不可見故，無色相；未來色不生，無作無用，不可見故，無色相；現在色亦無住，不可見、不可分別知故無色相。無色相即是空，空即是無生無滅；無生無滅及生滅，其實是一，說有廣略。

(2)《大智度論》卷 22（大 25, 223b3~12）：

問曰：佛說聲聞法有四種實，摩訶衍中有一實，今何以故說三實？

答曰：佛說三種實法印，廣說則四種，略說則一種。無常即是苦諦、集諦、道諦；說無我則一切法；說寂滅涅槃，即是盡諦。

復次，有為法無常，念念生滅故，皆屬因緣，無有自在，無有自在故無我。無常、無我、無相故心不著，無相不著故，即是寂滅涅槃。以是故，摩訶衍法中，雖說一切法不生不滅，一相，所謂無相，無相即寂滅涅槃。

(3)詳見《中觀今論》第三章〈緣起之生滅與不生不滅〉p.25~p.39。如《中觀今論》p.32 云：

諸法生滅不住，即是無自性，無自性即無生無滅，所以生滅的本性即是不生不滅的，這即是不生不滅的緣起。這是通過了生滅的現象，深刻把握它的本性與緣起生滅，並非彼此不同。

依此去了解佛說的三法印，無常等即是空義，三印即是一印。

⁵《大智度論》卷 20（大正 25, 207c4~20）：

是三解脫門，摩訶衍中是一法，以行因緣故，說有三種。觀諸法空，是名空；於空中不可取相，是時空轉名無相；無相中不應有所作為三界生，是時無相轉名無作。譬如城有三門，一人身不得一時從三門入，若入則從一門。**諸法實相是涅槃城**，城有三門，空、無相、無作。若人入空門，不得是空，亦不取相，是人直入，事辦故，不須二門。若入是空門，取相得是空，於是人不得為門，通塗更塞。若除空相，是時從無相門入。若於無相相心著，生戲論，是時除取無相相，入無作門。……

摩訶衍義中，是三解脫門緣諸法實相，以是三解脫門，觀世間即是涅槃。何以故？涅槃空、無相、無作，世間亦如是。

(一) 一分聲聞人斥大乘爲非佛說 (〈序〉 p.3)

一分聲聞學者，以阿含等三藏爲佛說，斥大乘爲非佛說；現在流行於錫蘭、暹羅、緬甸的佛教，還是如此。

(二) 一分大乘人訶責聲聞爲小乘 (〈序〉 p.3~p.4)

一分大乘學者，自以爲不共二乘，斥聲聞爲小乘，指阿含爲小乘經，以爲大乘別有法源。

如唯識學者，在「愛非愛緣起」外，別立大乘不共的「自性緣起」⁶；以爲菩薩所證法性空，是聲聞所不能證的。

中國的臺、賢⁷、禪、淨，在大乘法中，還自以爲勝他一層，何況乎小乘！

※ 這樣，對大小的同源異流，由於宗派的偏見，再也不能正確的把握！

(三) 龍樹會通聲聞與大乘佛教，主張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，三乘共空 (〈序〉 p.4~p.5)

1、聲聞三藏多說「無常、無我」；大乘佛教多說「不生不滅、空」

今依龍樹論說：

三藏確是多說「無我」的，但「無我」與「空」，並非性質有什麼不同。⁸

大乘從空門入，多說「不生不滅」，但「生滅」與「不生滅」，其實是一。⁹

⁶(1)印順法師《攝大乘論》卷上 (大正 31, 134c~135a)：

又若略說有二緣起，一者分別自性緣起；二者分別愛非愛緣起。

此中依止阿賴耶識諸法生起，是名分別自性緣起，以能分別種種自性爲緣性故。

復有十二支緣起，是名分別愛非愛緣起，以於善趣惡趣能分別愛非愛種種自體爲緣性故。」

(參見：《攝大乘論釋》卷 2，大正 31, 328c)

(2)印順法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266：

《攝大乘論》分緣起爲二類：分別愛非愛緣起，是「佛法」常談的十二緣起。在生死中，或生人、天善趣，受可愛的身心自體。或生地獄等惡趣，受不可愛的身心自體。所以有善報惡報的分別，是以十二支緣起爲緣性的，這就是一般所說 (共三乘) 的「業感緣起」。

但在生死五趣等中，起或善或惡的種種心心所法，種種色法，一切法是各各差別而有自性的。

爲什麼能生起別別自性的一切法？這由於阿賴耶識所攝藏的一切種子，也是無邊差別的，所以能爲別別自性法生起的緣性，也就名爲分別自性緣起。分別自性緣起，是大乘不共的，大乘瑜伽者所要成立的緣起 (重在種子生起一切)。

⁷ 臺：天台宗；賢：賢首宗，即華嚴宗。

⁸(1)《大智度論》卷 26(大正 25, 253c28~254a17)：

佛法有二種空：一者、眾生空；二者、法空。說無我，示眾生空；說無有我所法，示法空。……

復次，不大利根眾生，爲說無我；利根深智眾生，說諸法本末空。何以故？若無我則捨諸法，如說偈：「若了知無我，有如是人者，聞有法不喜，無法亦不憂！」說我者，一切法所依止處；若說無我者，一切法無所依止。

復次，佛法二種說：若了了說，則言一切諸法空；若方便說，則言無我。是二種說法，皆入般若波羅蜜相中。以是故，佛經中說，趣涅槃道，皆同一向，無有異道。

(2)《大智度論》卷 31 (大正 25, 295a16~20)：

三藏中，多說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不多說一切法空。復次，眾生雖聞佛說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而戲論諸法，爲是人故說諸法空，若無我亦無我所；若無我無我所，是即入空義。

⁹《大智度論》卷 22 (大正 25, 222c1-6)；參見《中觀今論》p.25~ p.40。

2、「空相應緣起」

「緣起性空」的佛法真義，啓示了佛教思想發展的實相。

釋尊本是多說「無常無我」的，但依於「緣起的無常無我」，即體見「緣起空寂」的。這所以「緣起」甚深，而「緣起的寂滅性」更甚深，這所以緣起被稱爲「空相應緣起」¹⁰，被讚爲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」¹¹。

3、「重事相」與「重理性」學者間之對立

一分學者重視「事相」，偏執「生滅無常」與「無我」；
一分學者特別重視「理性」，發揮「不生不滅的性空」；
這才互不相諒而尖銳的對立起來。

他們同源而異流，應該是共同的教源，有此不即不離的相對性，由於偏重發展而弄到對立。

4、初期的大乘經都確認三乘聖者成立於同一的理證——法性空寂。

(1)《十地經》以悟無生法忍爲同於二乘。¹²

¹⁰《雜阿含經》卷 12，293 經（大正 2，83c1~22）：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、世尊告異比丘：「我已度疑，離於猶豫，拔邪見刺，不復退轉。心無所著故，何處有我？爲彼比丘說法，爲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。所謂有是事故是事有，是事有故是事起，所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如是說法，而彼比丘猶有疑惑、猶豫。先不得得想，不獲獲想，不證證想；今聞法已，心生憂苦、悔恨、朦沒、障礙。所以者何？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；倍復甚深難見，所謂一切取離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。如此二法，謂有爲、無爲。有爲者，若生、若住、若異、若滅；無爲者，不生、不住、不異、不滅；是名比丘諸行苦、寂滅涅槃：因集故苦集，因滅故苦滅，斷諸逕路，滅於相續，相續滅，是名苦邊。比丘！彼何所滅？謂有餘苦。彼若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，所謂一切取滅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」。佛說此經已、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參見印順法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中）》p.25 ~ p.26）

¹¹《法蘊足論》卷 11 引經：「苾芻當知！生緣老死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如是緣起，法住、法界，一切如來自自然通達，等覺、宣說、施設、建立、分別、開示，令其顯了；謂生緣老死，如是乃至無明緣行，應知亦爾。此中所有法性、法定、法理、法趣，是真是實，是諦是如，非妄非虛，非倒非異，是名緣起。」（大正 26，505a16~22）

參見《雜阿含經》卷 12，296 經（大正 2，84b12~26）；《空之探究》p.236。

¹²《華嚴經》卷 26〈十地品〉（大正 9，564b15~c14）：

……是名菩薩得無生法忍入第八地，入不動地，名爲深行菩薩。……菩薩住是地，諸勤方便身口意行，皆悉息滅，住大遠離，如人夢中欲渡深水，發大精進，施大方便，未渡之間，忽然便覺，諸方便事，皆悉放捨。菩薩亦如是，從初已來，發大精進，廣修道行，至不動地，一切皆捨，不行二心，諸所憶想，不復現前。……又諸佛爲現其身，住在諸地法流水中，與如來智慧爲作因緣，諸佛皆作是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！汝得是第一忍，順一切佛法。善男子！我有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，汝今未得爲得，是故勤加精進，亦莫捨此忍門。善男子！汝雖得此第一甚深寂滅解脫；一切凡夫離寂滅法，常爲煩惱覺觀所害，汝當愍此一切眾生。又善男子！汝應念本所願，欲利益眾生，欲得不可思議智慧門。又善男子！一切法性，一切法相，有佛無佛，常住不異，一切如來不以得此法故說名爲佛，聲聞辟支佛亦得此寂滅無分別法。

- (2)《般若經》以無生法忍能攝二乘智斷。¹³
 (3)《般若經》以先尼的因信得解來證明大乘的現觀。¹⁴
 (4)《金剛經》以「若以色見我」頌明佛身。¹⁵

5、龍樹抉擇《阿含經》義，引導學者復歸釋尊本意

- (1)《中論》的抉擇《阿含經》義。¹⁶
 (2)《大智度論》引佛為長爪梵志說法，明第一義諦。¹⁷
 (3)《大智度論》引《眾義經》偈，明第一義諦。¹⁸

¹³(1)《大品般若經》卷 15 (大正 8, 328b22~24):

是信行、法行人、八人、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，若智若斷，即是菩薩摩訶薩無生法忍。

(2)《大智度論》卷 71(大正 25, 555a19~24):

菩薩法忍是大乘初門。聲聞、辟支佛雖終成，尚不及菩薩初入道門，何況成佛。

問曰：聲聞、辟支佛法是小乘；菩薩是大乘。云何言二乘智斷即是菩薩無生忍？

答曰：所緣同，如、法性、實際亦同；利鈍智慧為異；又有無量功德，及大悲心守護故勝。

¹⁴(1)《大品般若經》卷 3 (大正 8, 236a11~b11):

如是先尼梵志，不取相住信行中。用性空智，入諸法相中，不受色，不受受、想、行、識。何以故？諸法自相空故，不可得受。……先尼梵志此中心得信解於一切智，以是故，梵志信諸法實相，一切法不可得故。如是信解已，無法可受，諸法無相、無憶念故。是梵志於諸法亦無所得，無取、無捨，取、捨不可得故。是梵志亦不念智慧，諸法相無念故。世尊！是名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，此彼岸不度故。……

(2)《大智度論》卷 42(大正 25, 368c21~25):

是經論議，先尼信者，信佛能令我得道，是名初信。然後聞佛破吾我，從本已來，常自無我，無我故諸法無所屬、如幻、如夢，虛誑不實，不可得取，得是信力已，入諸法實相，不受色是如去，乃至識是如去。

¹⁵鳩摩羅什譯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大正 8, 752a17~18:

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；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

¹⁶參見《空之探究》第四章·第二節〈《中論》與《阿含經》〉 p.209~p.216；《中觀今論》第二章·第二節〈《中論》為《阿含》通論考〉 p.17~ p.24。

¹⁷《大智度論》卷 1 (大正 25, 61b18~62a28):

欲令長爪梵志等大論議師，於佛法中生信故，說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。……

長爪梵志見佛，問訊訖，一面坐。作是念：一切論可破，一切語可壞，一切執可轉，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？何者是第一義？何者性？何者相？不顛倒？如是思惟，譬如大海水中，欲盡其涯底，求之既久，不得一法實可以入心者。彼以何論議道而得我姊子？作是思惟已，而語佛言：瞿曇！我一切法不受。

佛問長爪：汝一切法不受，是見受不？……

答佛言：瞿曇！一切法不受，是見亦不受。

佛語梵志：汝不受一切法，是見亦不受，則無所受，與眾人無異，何用自高而生憍慢？

如是長爪梵志不能得答，自知墮負處，即於佛一切智中起恭敬，生信心，自思惟：我墮負處，世尊不彰我負，不言是非，不以為意；佛心柔濡，第一清淨；一切語論處滅，得大甚深法，是可恭敬處，心淨第一。

佛說法斷其邪見故，即於坐處得遠塵離垢，諸法中得法眼淨。時舍利弗聞是語，得阿羅漢，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，得大力阿羅漢。

若長爪梵志不聞般若波羅蜜氣分，離四句第一義相應法，小信尚不得，何況得出家道果。佛欲導引如是等大論議師利根人故，說是般若波羅蜜經。

¹⁸《大智度論》卷 1 (大正 25, 60c13~61b9):

(貳)「真俗無礙(理事無礙)」(〈序〉 p.5~ p.7)

一、真俗無礙，是生死即涅槃，世間即出世的。(〈序〉 p.5)

二、真俗無礙，理事無礙，解行互資

(一) 真俗無礙，可從解行兩方面說：

1、解：即俗事與真理，是怎樣的即俗而恒真，又真而不礙俗。

2、行：即事行與理證，怎樣的依世間福智事行的進修而能悟入真性，契入真性而能不廢世間的福智事行。

※無論是理論、實踐，都要貫徹真俗而不相礙。

真——理——證

俗——事——行

(二) 依中觀者說：緣起法是相依相成而無自性的，極無自性而又因果宛然的。(p.6)

1、依即空的緣起有——安立世間事相。

2、依即有的緣起空——顯示出世。

※得真俗相依的無礙解，才能起起真俗相成的無礙行。

(三) 緣起法是「處中之說」，不偏於事，不偏於理。(p.6)

1、事相差別而不礙理性平等。

2、理性一如而不礙事相差別。

※在同一的緣起法中，成立事相與理性，而能不將差別去說理，不將平等去說事。

(四) 緣起法，近於辨證法，但這是處中而貫徹事理的(p.7)

1、從正而反而綜合的過程，即順於世俗假名的緣起法，開展生滅的和合、相續的相對界。

2、即反而正而超越的開顯，即順於勝義性空的緣起法，契合無生的無常、無我的絕對界。

※相對的緣起相，絕對的緣起性，不即不離，相依相成而不相奪，這真是能開顯事理的無礙。

如《眾義經》中所說偈：

各各自依見，戲論起諍競。若能知彼非，是為知正見。

不肯受他法，是名愚癡人。作是論議者，真是愚癡人。

若依自是見，而生諸戲論。若此是淨智，無非淨智者。

此三偈中，佛說第一義悉檀相，所謂世間眾生自依見、自依法、自依論議，而生諍競。戲論即諍競本，戲論依諸見生。如說偈言：

有受法故有諸論，若無有受何所論。有受無受諸見等，是人於此悉已除。

行者能如實知此者，於一切法、一切戲論，不受不著，不見是實，不共諍競，能知佛法甘露味；若不爾者，則謗法。……

問曰：若諸見皆有過失，第一義悉檀何者是？

答曰：過一切語言道，心行處滅，遍無所依，不示諸法。諸法實相無初、無中、無後，不盡、不壞，是名第一義悉檀。

(參)「悲智圓融」¹⁹ (〈序〉 p.7~ p.8)

智慧與慈悲，為佛法的宗本，而同基於緣起的正覺。

一、從智慧（真）說：

(一) 一切是緣起的存在，展轉相依，剎那流變，即是無我的緣起。

(二) 無我，即否定實在性及所含攝得的不變性與獨存性。

宇宙的一切，沒有這樣的存在，所以否認創造神，也應該否認絕對理性或絕對精神等形而上的任何實在自體。

(三) 緣起無我（空）的中觀，徹底否定這些，這才悟了一切是相對的，依存的，流變的存在。

※ 自性：實在、不變、獨存。

※ 緣起無我的中觀：

1、否定了實在性：一切是相對的存在。

2、否定了不變性：一切是流變的存在。

3、否定了獨存性：一切是依存的存在。

二、從德行（善）說：

(一) 緣起是無我的，人生為身心依存的相續流，也是自他依存的和合眾。

(二) 佛法不否認相對的個性，而一般強烈的自我實在感——含攝得不變、獨存、主宰——即神我論者的自由意志，是根本錯誤，是思想與行為的罪惡根源。

否定這樣的自我中心的主宰欲，才能體貼得有情的同體平等，於一切行為中，消極的不害他，積極的救護他。

(三) 唯有無我，才有慈悲，從身心相依、自他共存、物我互資的緣起正覺中，涌出無我的真情。

三、結：「真智慧」與「真慈悲」，即緣起正覺的內容。

(肆)「空有融會」²⁰ (〈序〉 p.9)

一、緣起性空，本於生滅的不有不無、不常不斷、不一不異、不來不出。

生滅的因果諸行，是性空的緣起，緣起的性空。

二、佛說一切從緣有，一切畢竟空。

三、有宗與空宗，有他認識論的根本不同處，所以對於兩宗認識的方法論，《今論》特別的給以指出來。²¹

四、空有融和——所融會的空有，不是空宗與有宗，是從即空而有，即有而空的中觀中，使真妄、事理、性相、空有、平等與差別等，能得到相依而不相礙的總貫。

¹⁹ 參見印順法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〈慈悲與智慧的融合〉，p.163- p.167。

²⁰ 參見《中觀今論》第十一章·第二節，〈緣起空有〉，p.237- p.252。

²¹ 參見《中觀今論》第四章，〈中道之方法論〉，p.41- p.58。